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书院，看上去蛮有书卷气的地方，想不到过去有一个“强盗”出没的“塘角嘴”。听起来有点吓人的。“塘角嘴”原来是钱塘江与长江的交汇口，由长期泥沙淤积成滩。滩外是浙江货船到上海的重要水道。江海都有风。大风一来，浙江货船就靠近塘角嘴沙滩边上避风。然而，是祸躲不过。一阵大浪涌来，硬是把避风的货船推上沙滩。又一阵排浪汹涌扑来，许多搁浅的船体被无情折断。风平浪静之后，附近一群穿着破烂的村民蜂拥而至，把漂浮在水面上的货物全部“撩”走。“撩洋货”的人很多很多，当地人俗称他们有“男强盗三千，女强盗三千”。这些“强盗”有一条很入道的规矩：凡是有船员落水，总是先救人、后“撩货”。因贫穷、落后而不得已的荒蛮，多尚能自觉坚守一定的道德底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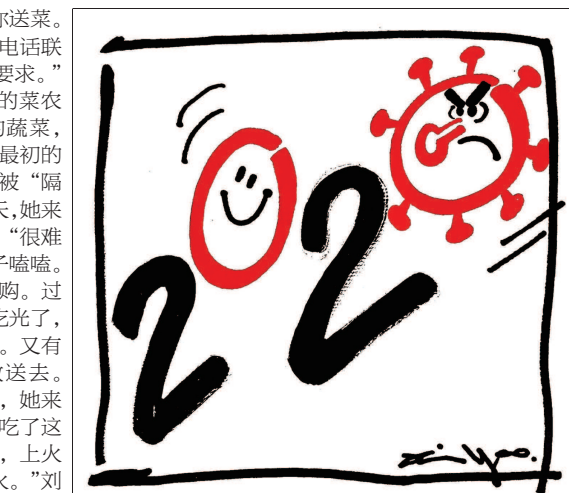
浦东有个“塘角嘴”

烁 渊

正果”。现在的“8424”不仅甜度依然，还有了经得起磕磕碰碰的“牢度”，也就是有了超强的“黏合度”。“黏合”是一种生命力的凝聚与品质升华。塘北村是一个“黏合度”超强的全国文明村。

年初疫情袭来时，塘北村的18个进出，都有村民24小时轮值。全村764个外来租客，个个都有村民分头负责联络与“督查”。有位湖南回来的吴姐，对医学隔离有些抵触：“你们不要搞错。我老家在湖南，不是湖北，此湖非那湖，不要混一锅。”吴姐很会说。刘芹芹书记告诉她，这个“隔离”对本人也很有好处。虽然不是来自疫区，但谁能保证一路上不受感染。

“我是单身住在这里，隔离以后，谁出去买菜买米添油盐？”



郑辛遥 警惕！“0”新增不等于“0”风险。

示“坚决不给村里添麻烦”。说完，笑嘻嘻地走了，眼眶里噙着泪珠。

她也许从来没有想到在上海的一个乡村里，度过终身难忘的14天。这是一段无奈又幸福的生活经历；兴许也是她一生中从未享受过的“高级别待遇”：要啥有啥，想啥给啥，村民分文不取，二话不说。我相信，她一定不会忘记14天里的香瓜子、甘蔗与白酒，她是否由此感受到她与村民的关系，如同一个圆桌上的葵花籽颗粒紧贴、相互依存，即使艰难的岁月也有甘甜，从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深深沉浸在村民温暖的情怀之中。

在这场将要留入史册的战“疫”中，塘北村村官与村民“超强黏合”，形成强大“粘性”，不仅“黏合”了村民与外来兄弟姐妹们的心，也为上海“黏合”五湖四海默默倾情奉献。

都说“江山好移，本性难改”。然而，今天放眼望去，城乡多少家园都是这样美丽，人心都是这样向善，这是我们共和国社会建设最伟大的成就，也是我们克“疫”制胜的强大“神器”。

在村里工作了二十年的当家人，全国劳模刘芹芹明年要退休了。他有一个梦还没实现，在村里创建一个“塘角嘴旅游湖景”。目前，清蓝的湖泊已经成形，周边设施也已初见端倪，很漂亮。读者诸君请注意，若要去滴水湖度假，可以到两港大道边上弯一弯，去看看塘北村。现在那里正是好时节：水蓝百草青，瓜果齐飘香，河湾映笑脸，庭园吐芬芳。你肯定会被这样的美景“黏合”，流连忘返。

顺便透露一下，只有500亩的“8424”优化极品，马上就要瓜熟蒂落。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。

凡是久居上海、有点年纪和阅历的人，提到“三层楼”很少有人不知的。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，你若叫一辆人力车，说“去三层楼”，拉车师傅二话不说，定会将你准确送达。

“三层楼”坐落于上海闸北区（现静安区）恒丰路与裕通路交叉路口一侧，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层楼的普通建筑。在上海这个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国际化大都市，它其貌不扬，却名声赫赫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这还要从“三层楼”的历史说起。抗战前的闸北区，虽没有浜南（即苏州河以南）那般车水马龙人头攒动，却也还算热闹，像“三层楼”这样的建筑原本也还是不少的。然而在抗日战争中，特别是日寇攻打“四行仓库”期间，这一带几乎被炮火夷为平地，只有共和路上的“青云坊”和这栋“三层楼”幸免于难。抗战胜利后，人们又陆续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盖起了筒屋。当时，这片饱受战乱之苦的土地，可谓满目疮痍。东至大统路，南沿苏州河，西至苏州河两湾处，北至麦根路车站（现新客站），除了有一些零星的自建小屋和“滚地龙”外，其他都是残垣断壁、碎砖瓦砾和丛生的杂草。周围的马路也是人们在不断来来往往中逐渐踏出来的。其中走得多的渐渐宽阔起来，在抗战胜利后铺上了石块或沥青，成了正儿八经的马路。而其他一些小路，大多杂草丛生，遍布瓦砾，泥泞不堪，路灯离得老远才有一盏，一到晚上便显得极为阴暗，一闪一闪宛如鬼火。路边常有倒毙的饿殍和用芦席包裹的弃婴尸体，走在路上，不小心就会被这些绊住，加之野狗窜来窜去啃食死尸，所以晚间一般人是敢走这些路的。

我家是1946年迁至“三层楼”附近的。元宵节晚上，我6个月大的弟弟因为受风寒突然发烧，父母抱着他走了很远到医院就医，最后因交不起治疗费，只能又抱了回来。一家人束手无策，眼睁睁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。第二天，父母在悲痛中用草席将弟弟包裹起来请人处置。我们姐弟几个不忍心弟弟独自曝尸荒野，便瞒着父母偷偷去寻找，最后终于在附近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旁找到了他。为了不让更多野狗伤害，我们轮流拿着木棍守在旁边。直至过了春节，“普善三庄”的收尸车（新中国成立前慈善机构专门为饿殍和死婴收尸的车）将弟弟收走，我们才抹着眼泪回了家。时至今日，那包着弟弟小小身躯的草席被抬上车的情景，那车子摇晃着渐渐远去的场景，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改善人民生活，政府逐渐疏通、开拓了不少新马路，并沿街建起了整齐的楼房，还创办了不少中小学、商店、医院、菜场。“三层楼”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渐活跃起来。它的上下两层楼主要用作居住，住户除了战争时期流落在外后又返回此处的原主人，还有不少先进模范人物。底层沿街的区域，则陆续开了照相馆、药房、百货店、饮食店、粮店、菜场等。“三层楼”成了我们周围群众生活的核心场所。日常起居，吃穿用度，无一不可在“三层楼”区域解决。每天清晨走几步路便可到菜市场；出门后一转弯就可以去饮食店喝一碗浓郁的豆浆、吃一副大饼油条作早餐；偶有小疾病痛就去药店，在坐堂医生指点下买到合适的药；遇到用品短缺就去百货商店转一圈，那里应有尽有；逢年过节还可去照相馆拍张合家欢……

之后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来，新客站建起来了，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林立起来，“三层楼”也随之退隐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富丽堂皇的大厦。

“三层楼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也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可是它那历经战火洗礼仍屹立不倒的身姿，那百姓安居乐业、繁荣热闹的景象，却永远铭刻在那一代人们的记忆里，活在老一辈人们对往事的叙述中……

关于「三层楼」的记忆

胥鸿程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2020年4月6日 星期一 英国 利兹 天气：晴

疫情笼罩下的英格兰冷冷清清，沿街的商铺大多暂停营业，超市的日常用品开始供不应求，寥寥无几的路人自觉保持安全距离。每天看着不断攀升的确诊病例，听着紧缺防疫物资的消息，身边陆续有同学拖着大箱子登上返程的航班，远在国内的父母更是着急，要求我每天向他们“报备”生存情况。从没想到，留学期间会遇上这样的大事件。

随着多国限航、断航、封锁边境，从国内寄送物资难上加难，当收到祖国为留学人员发放的“健康包”时，一阵阵暖流在心中激荡。我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国内的亲朋好友，安慰他们放下悬着的心。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爱心大礼包，装的不仅仅是全球紧缺的口罩、药品、消毒纸巾，更是来自党和政府的深切关爱。虽然经过国内外多个部门调配和运送，同学们惊讶地发现手中都是刚刚“新鲜出炉”的网红宝贝，生产日期和使用说明让每个人心里都热乎乎的。

英国留学日记

李文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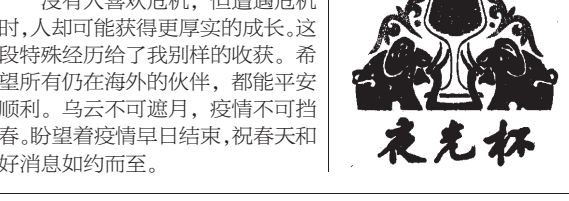
家的口粮。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，紧俏货依旧短缺。无奈之下，穿戴好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、长袖长裤，与他人保持两米左右的社交距离，在狭窄的通道口互相避让，前往最近的超市快速完成购物。由于戴的是FFP3口罩，出门不到3小时已感觉快要窒息了，回来脸颊上已留下压痕。瞬间体验到医护人员艰辛。

刚收拾好物品，手机上多个留守互助群、留学生家长群、英国华侨重新翻过，把他喜欢的文章小心翼翼拿下来。在他耳濡目染下，我也拿起了剪刀。好在我们的偏好不同，他找他的花鸟草虫，我寻找的精美小品。有时碰到报纸正反面“打架”，他总是让我先剪，但要是连载小说，外公就有优先权。他会把一篇小说的剪报贴在过期杂志上，再用几天时间一气呵成看一遍。

数年过去，我已有二三十本剪报，虽说分了类，但总觉得翻阅、查找不甚方便。彼时，随着家庭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，我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书房，原先躺在纸箱里的藏书重见天日，同时也陆续从新华书店、旧书市场购得大量自己喜欢的文艺、社科类书籍。我发现，自己买的很多书籍作者经常在《新民晚报》各种专刊副刊上发表文章，而他们的文字往往和这

爱心群的消息不断，从抢购机票制定回家路线，到柴米油盐等生活用品，每一件小事都能引来一大批热心人员出谋划策。华人超市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，经常在深夜送货上门。学习上，看着日历上密密麻麻的时间节点，同学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，回看课程录屏、设计小程序、共享文件、视频会议完成各项作业，组建微信小组打卡式学习、互相监督，丝毫不敢松懈。原先的复活节旅游计划不幸泡汤，我听从长辈的建议，每天静坐冥想十五分钟，给机体充电，消除疲劳和压力。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发现，沉思冥想确实可以增强专注力，仿佛找到了内心的力量从而祥和地度过一天。

没有人喜欢危机，但遭遇危机时，人却可能获得更厚实的成长。这段特殊经历给了我别样的收获。希望所有仍在海外的伙伴，都能平安顺利。乌云不可遮月，疫情不可挡春。盼望着疫情早日结束，祝春天和好消息如约而至。



本书有着某种关联，或延伸或补充，或修正原先某个差错。这样剪下来的文章，若另行放在剪报本里，便有游离之感，不如直接夹在相关的书中。于是开启了我们的“书夹报”时代。

不记得我的第一次“书夹报”是何年何月，但只要翻到夹

钟情“书夹报”

江天舒

在书中的报纸，便会有久别重逢的愉悦。

林放（赵超超）的“未晚谈”清新又老辣，言短而意长，凡登必看。1992年2月13日赵超超不幸离世，“未晚谈”遂成绝响，当月24日《新民晚报》就在“夜光杯”那熟悉的“老位置”上，发表了林放的遗作《说话和

听话》，文章从说真心话、说正确的话起笔，落脚于“做统战工作，就有个广开言路的课题”，娓娓道来，入木三分，读此文，仿佛赵超超未曾离读者而去。我把此文剪下来，夹在《林放杂文选》书中，作为一种文脉的延续。今天，当我重新翻开此书，还看到了以后陆陆续续夹进去的《新民晚报》剪报，如2010年5月2日整版的《赵超超摄影作品集》，2017年12月2日丁法章的《来自“超构故里行”的报告》，2018年3月25日富晓春的《两代人的“望乡之情”》等，一书在手，但觉书因报增厚，报为书添彩。

如今闲时乱翻书，十之五六会邂逅夹在其中的《新民晚报》。比如去年晚报创刊90周年之际，刊发多篇《我和新民晚报》征文，就被我一剪下，夹到了家藏的

七夕会

名家相应专著之中。叶辛的文章夹在了他赠我的签名本《圆魂》中，金子澄的文章夹到了他的《繁花》里，束因立的文章就夹进了《相遇历史》书中“对话束勿秋”一文中……如此“书夹报”之阅读，有阅读面的拓宽，有情感上的延伸，综合读之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读《新民晚报》久了，手有些痒痒，于是便有“豆腐干”在各种版面上露脸。第一篇《封片的美好回忆》发表在1996年11月25日的“夜光杯·七夕会”上，我将其剪下，夹在购买的《夜光杯文粹（1992-1998）》一书中，自己的文章未能入选，但不妨碍我敲帚自珍，自行夹入，也算是一位钟情《新民晚报》的老读者的自我表达吧。

雅玩